

唐宋十



牘

呈核

(一)

006931

856.141
444
221

唐宋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第一冊

韓昌黎尺牘五十一首

柳柳州尺牘四十二首

歐陽修尺牘十九首

第二冊

蘇老泉尺牘二十一首

司馬溫公尺牘六十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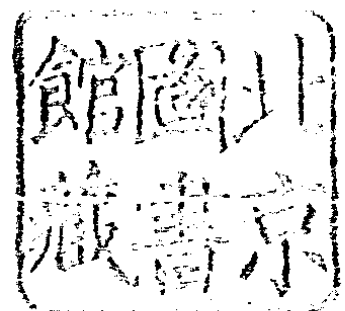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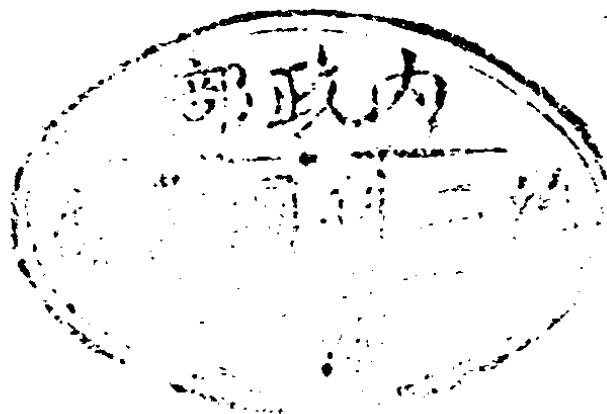
王臨川尺牘二十九首

唐宋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3 0614 5876 0



82305

唐宋十大家尺牘上

第三册

曾南豐尺牘二十九首

蘇東坡尺牘二百七十五首

第四册

黃山谷尺牘二百二十四首

呂東萊尺牘一百七十九首



唐宋十大家尺牘

冊一

韓昌黎尺牘

目次

與孟東野書	一	上襄陽于相公書	六
答竇秀才存亮書	二	上鄭尙書相公啓	七
上李尙書書	三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八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三	上宰相書	九
上兵部李侍郎書	四	重答張籍書	一二
答尉遲生書	五	後十九日復上書	一四
答楊子書	六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一五

答侯繼書·····	一六	與陳給事書·····	三一
答崔立之書·····	一七	答馮宿書·····	三二
答李翊書·····	一九	與衡中行書·····	三三
重答翊書·····	二一	上張僕射第二書·····	三四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二二	與馮宿論文書·····	三五
答李秀才書·····	二三	與祠部陸員外書·····	三六
答陳生書·····	二三	與鳳翔刑尙書書·····	三八
與李翊書·····	二四	爲人求薦書·····	四〇
上張僕射書·····	二六	應科目時與人書·····	四〇
答胡生書·····	二七	答劉正夫書·····	四一
與于襄陽書·····	二八	答殷侍御書·····	四二
與崔羣書·····	二九	答陳商書·····	四三

與孟尙書書·····	四四
答呂璽山人書·····	四六
答渝州李使君書·····	四六
答元侍御書·····	四七
與鄭相公書·····	四八
與袁相公書·····	四八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四九

答張籍書·····	五〇
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一
又一首·····	五二
答魏博田僕射書·····	五三
與華州李尙書書·····	五四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五四

唐宋十大家尺牘



韓昌黎尺牘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雎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

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意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遠矣，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

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存亮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愈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嶺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

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

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若茲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遙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慤慤？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得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微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

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於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

究明？愈難不敏，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鱗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且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賄茲盛美，焉敢避不讀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一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鰥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握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聽之者難遇也。

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虛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顯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難以瑣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瀆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並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取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摛，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多不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

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契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

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寶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並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

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悚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濇濇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

敢避其煩瑣，懷不滿之寤於受恩之地哉？

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

分司郎官職事，僭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爲恥，竇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敷歸；僂僂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餽財賂將吏

，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竊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歸杖之未過也。

昨聞相公追捕所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於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

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諧從事與黷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復黷黷，不以異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

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舟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沉浮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諷刺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懣、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植植乎餓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廢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擢而內之溝中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擢而內之溝中矣！